

# 小楼昨夜

钟海城



东人民出版社

I247.5  
386

# 小楼昨夜

钟海城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女子学院 0048886

小 楼 昨 夜

海 城

\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4.75印张 2插页 316千字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000

书号 10099·1554 定价 1.05 元

生活，不是梦。只有梦才光给  
我们幸运，不给我们挫折……

——自序

同学们，大家起来，  
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！

——《毕业歌》

## 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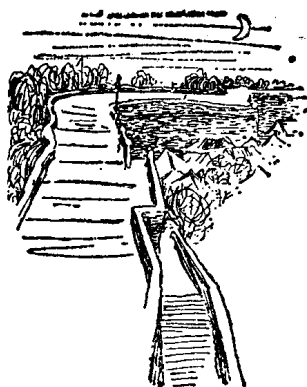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作品以三十年代“西安事变”前后的泉城为背景，着重描写一群青年学生，在国难当头的险恶形势下，如何寻求、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……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夜色下的泉城·····         | ( 1 )  |
| 第 二 章   | 又逢“九一八”·····        | ( 19 ) |
| 第 三 章   | 晨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 39 ) |
| 第 四 章   | 彷徨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52 ) |
| 第 五 章   | 中秋时节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71 ) |
| 第 六 章   | 月有阴晴圆缺·····         | ( 91 ) |
| 第 七 章   | 汇泉楼风波·····          | (105)  |
| 第 八 章   | 亚云和白扬·····          | (129)  |
| 第 九 章   | 峰回路转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49)  |
| 第 十 章   | 募捐之余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64)  |
| 第 十 一 章 | 在赵公馆里·····          | (184)  |
| 第 十 二 章 | 前夕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206)  |
| 第 十 三 章 | 钟声响了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19)  |
| 第 十 四 章 | 夜深沉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35)  |
| 第 十 五 章 | “向前走，别退后·····”····· | (258)  |
| 第 十 六 章 | 唱你的歌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86)  |
| 第 十 七 章 | 《号外》与黄玫瑰·····       | (305)  |
| 第 十 八 章 | “戏”中有戏·····         | (320)  |
| 第 十 九 章 | 寒夜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342)  |
| 第 二 十 章 | 形形色色·····           | (375)  |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 | 亲朋之间.....(396)      |
| 第二十二章  | 远行前.....(414)       |
| 第二十三章  | 春天，我还会回来的.....(432) |
| 尾    声 | 别了，泉城.....(458)     |





## 第一章

# 夜色下的泉城

在古老的齐国旧址上，有座风景秀丽“潇洒似江南”的城市——泉城。古人云：“齐多甘泉，甲于天下”，颇不夸张。它除了有大明湖、千佛山、龙洞、佛峪等引人入胜的佳景古迹，最被人称颂的还是那比比皆是的泉水；街头巷尾，清泉吟鸣；月城内外，流水淙淙。明代的张珣，饱览群泉后，曾以生花妙笔，写下《七十二泉总咏》：“……岱蓄名皇华；膏亭曰趵突。潺潺漱玉声；粲烂悬珠色。金线绉芙蓉；醴泉间蜜脂。白龙如镂银；黑虎若点漆……”逢暖雨初霁，新月如洗的夜晚，到趵突泉附近的剪子巷走走，更能体会到泉城独特的风韵：杜康泉溢出来漫了石板小巷，行人只有在巷面凸出的石板上跳跃着行走，稍不小心，便搅碎一轮明月。剪子巷隔壁，金碧辉煌的吕祖庙前，就是居泉城七十二名泉之首的趵突泉。月光下，池中心趵突出出的三股清泉，宛如素丽的含苞欲放的白莲。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，路经此地，爱其甘甜壮观，即封趵突泉为“天下第一泉”，



海内闻名。历代文人骚客，为此泉倾倒，低唱浅吟，留下华翰，其中首推元人赵孟頫的七律，最著名的两句是：“云雾润蒸华不注，波涛声震大明湖。”趵突泉东，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居，小庭前便是那泓清澄的，曾映过她美丽而孤独身影的漱玉泉。金线泉伴在它身旁，好象一对婀娜婷婷的姊妹，又如陪着黛玉小姐的紫鹃。另外，还有“石激湍声成虎吼，泉喷清响作龙吟”的黑虎泉；“泉声清似鹿呦呦，逝者如斯日夜流”的鹿泉……也都值得游人一览。珍珠泉在韩复榘<sup>①</sup>的省政府里，所以甚至泉城人，也只能在拜读了王昶的佳作后，闭目遐想那“大者为珠，小者为玕……瑟瑟然，累累然”的情景罢了……

建立民国以来，泉城人耳闻孙文没当了几大总统，袁世凯就“登了基”。有切肤之痛的记忆是：南军打北军<sup>②</sup>，张宗昌跑了的那年五月，东洋屠夫们血洗了泉城。之后的变迁是——民国十七年，韩复榘坐了山东<sup>③</sup>；省府乔迁泉城的翌年，发生了“九一八事变”。从那时起，商埠的洋行渐渐增多了，而且生意越做越大，穿旧布长衫的商铺老板开始愁眉苦脸。人们还看到韩复榘与日领事成了莫逆之交，浪人在街上打中国人，巡警装看不见。他们口上讲不很清道理，但心里也觉得——这座美丽的泉城好象不完全属于自己了。

---

①当时军阀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。

②即北伐军攻打北洋军阀。

③韩复榘的省政府1928年（民国17年）成立于泰安，1930年迁移泉城。

## 二

这一年正是老韩坐镇山东的第八个年头。难熬的夏季过去了，蒋委员长和林森主席大概也已结束了在庐山的避暑。随着清秋的到来，黄水也跟着来了，刚松了一口气的泉城人又窒息起来。但不知是韩主席领导有方，抑或泉城绅士淑女们的造化，几涨几落，如今洛口<sup>①</sup>的大堤上消失了防汛的民伕。时近中秋，夏天被比蚊子还多的乘凉者占据的城头马路，也变得清静了。公历九月十七日黄昏，从古老狭窄的鹊华桥东街一所破旧小阁楼里，匆匆走出一个高个儿青年。他二十来岁，生着蓬乱乌黑的头发，一张长方形略带苍白的脸，眼神虽然缺乏果敢坚毅的光彩，但明亮而深沉；还带点女孩子的温柔——他是这附近正谊中学的高三学生文冰。

文冰出了月城南门，来到正觉寺街二号齐鲁大学谭教授家的门口，按响了门铃。

天井里的一个少女象是早有准备，跑过来开了门。

“郁蕾，咱们走吧！”

郁蕾笑着点点头，扭头向里叫了声：

“妈，我出去有点事！”

接着她闪出宅门，拽着文冰跑了。母亲亭娟慌慌张张从西式小砖楼里走出，连着追问了两句：“你上哪儿去？”也没听见回音，只好回到客厅里对正在皱着眉头看报纸的丈夫嘟噜：

---

<sup>①</sup>泉城北郊的黄河渡口。

“只顾看，只顾看，也不管管你那宝贝女儿！”

两个青年从正觉寺街东头的一个路口拐向南门，初放的路灯照着郁蕾苗条的身影：她穿身淡绿色高领洋布衫，下着白绸长裙。和文冰一样，也没戴校徽。这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十九岁少女，心灵同外表一样美丽、纯洁。她常常凭着自己善良的愿望去解释世界，然而黑暗无情的社会与她的愿望是多么地格格不入，这使她常常陷入惘惑、苦闷之中。

过了桥，两人走入黑黝黝的南门门洞。

“冰哥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黑夜？”

“因为它能掩盖丑恶。”

她不作声了，好象在沉思。出了城门洞，在树影斑驳的石板路上走着，她又换了话题：

“哎，今几个大妈怎么放你出门哩？”

文冰老实地嘿嘿笑了几声：

“我说是——去找同学借课外参考书……”

郁蕾轻声笑了：

“你这老实人也学会说瞎话了！”

文冰似乎是无可奈何地笑道：

“没办法，世道把人逼的。”

郁蕾点点头，又叹道：

“真不知以后还会逼咱们去干什么呢！”

沿舜井街来到东西走向的院东大街，两面店铺的霓虹灯已经亮了。闪烁的红绿灯光下，巡警在驱赶幽灵般游荡的乞丐，人力车夫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吃饭，背上的阿拉伯字母隐约可见，卖汤圆低沉的梆子声在狭窄的街道里显得格外悠远。贫困，失业，破产，萧条，笼罩着这座城市。

他们向西走到芙蓉街口，一辆警车凄厉地鸣叫着由背后疾驰而过，两人的心都不禁咯噔一下。因为高中的几个同学在原学生会主席纪方华的串联下，约定好今晚在西门附近的城头马路上聚会，商量明天开纪念会的事情。见此情景，他俩不禁为早到的同学的命运担忧起来。

警车向西开出不多远，在路南的一家旅馆前猛地煞住了，从车上跳下一伙警察，一部分人戒严街头，一部分人包围了旅馆。

两个青年人刚轻松了一点的心又沉重起来。他俩和其他行人被拦在路边，瞪着眼睛望着几十米外的旅馆。不一霎，从里面押出了几个戴上了手铐的被捕者，行人不安地小声议论着。郁蕾突然轻轻“啊”了一声，文冰转过身：

“蕾，你怎么了？”

郁蕾没有作声，她的目光透过人的空隙望着一个还没被推上警车的被捕者，原来那是个女的！她那么年轻，穿件月白色旗袍，手铐在街灯下一闪，毫无惧色地上了警车。车门砰一声关上，郁蕾的心也霍地一跳，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憎恨攫住了她的心。

警车扬起一团尘土，消失在光怪陆离、人声喧嚣的街道上。郁蕾凝视了一会儿，才慢慢转过身。文冰忽然意识到什么，附耳急急地说：

“咱们快走吧，他们准等急了……”

两人加快步伐向西走去，快到西门的时候，街道渐渐清静了，郁蕾小声说：

“他们莫非是在抓共产党？”

文冰用审慎的目光扫了扫两旁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那女的多年轻！这个世界太残酷了，美好的东西却往往遭到毁灭的命运……”

他俩来到西门南边的城墙前，准备登城头马路。城头马路是泉城特有的景物，“五三”惨案<sup>①</sup>中四城的门楼毁于炮火，以后就在城墙上修了宽阔的马路。是夏季乘凉的好地方。但现在由于时令和时局的变化，晚上很少有人到这儿来，变得清静了。

两人刚上了几步缓坡，半腰里一个想下来的少女愣住了，试探地问：

“是蕾姐么？”

郁蕾一辨认，低声回答：

“亚云，是我。”

亚云在灰暗中挥挥手，带点埋怨地说：

“你们怎么才来，大家都——”

等文冰、郁蕾走近了，又轻声笑道：

“啊！我知道了！……”

郁蕾没心思和她开玩笑，勉强笑笑，算作回答。

城头马路上，矮墩墩的宋大力和留着雪莱般长发的“诗人”白扬，正用粗细不同的嗓门唱着电影《桃李劫》的主题歌——《毕业歌》。原学生会主席纪方华，则凭栏远眺夜色笼罩的泉城。他是莱芜人，父亲有七八十顷地，也算一方富户。他小学三年级那年，农家出身的亲生母亲由于日夜劳作，色衰多病，被赶出黑漆大门，不久死去。只是因为父亲

---

<sup>①</sup>1928年，蒋介石在英美支持下北上攻打军阀张作霖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，出兵占领山东省会，截断津浦铁路，于五月三日屠杀了许多中国人。称为“五三惨案”。

的元配夫人只会生养“千金”，再加上他仪表端正浑厚，有位会相面的江湖术士说他日后必有造化，老头子才勉强供他上中学。独特的身世和同农家子弟的接触，使他从小养成了沉默、正直的性格。他嫉恶如仇，体格健壮，在家乡时又偷偷跟家里的拳师学过几下拳脚。刚来学校时，常惩罚那些敢骂他“小老婆养的”或欺负弱小同学的恶少泼皮。有次他打了某要人的公子，差点被学校除名，后校方慑于全体同学的反对，才息事宁人。可他的大名也在学校传开了。这两年，特别是当了学生会主席后，他变得沉稳多了。但真正使他起变化的是“华北事变”<sup>①</sup>等丧权辱国的事变，他震惊，沉思。在C P《八一宣言》的召唤下，他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方华身旁还站着一个白面皮、文质彬彬的青年耿冷泉，象一根未经过阳光的韭黄，那么柔荑。同郁蕾一样，他也出身于教授家庭，今年十九岁。但他浪漫的生活经历，足可使同辈人相形见绌。他天资颇为聪明，但很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上初中时就向自己所钟情的女同学献殷勤，写情书。遭到拒绝后，发誓赌咒地要自杀。但他终于没从钟楼上跳下去，更没有服鸦片。再大两岁，据说他曾跟着一班浪荡公子，偷闯过聚福圆六号那样的香艳窠所……自然，这种荒唐的岁月似乎已经是历史了，他腻了，“浪子回头”，这段时

---

<sup>①</sup>指1935年日寇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在华北辱国丧权的一连串事件，包括按照《何梅协定》中国丧失河北、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；日寇策动汉奸进行所谓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”；冀东汉奸殷汝耕成立“防共自治政府”；以及国民党政府派宋哲元成立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以适应日寇“华北政权特殊化”的需要等。

期表现不错。最近呢？又声明脱离趋炎附势的家庭。方华深知抗战救亡是需要更多的人参加的群众运动，一个人，不管他过去如何，只要积极要求进步，自己应该有宽阔的胸怀容纳。况且，他还希望，冷泉的觉悟能带动某一部分同学。于是这次聚会通知了他。

“方华哥，”冷泉轻声叫。这是大家的“官称”。但他的音调总比别人显得亲热、甜津。“今儿苇给你来信了是吗？她倒是准时，一月一封。”

方华点点头。今白天，他接到女友苇从家乡的来信。信里还夹带了一张照片：她站在只有半截土围墙的小学校校园里，中景是熟悉而落后的小镇，鳞次栉比的小瓦房顶，象一片片低垂的云；再远处是那俩人曾携手登攀的山岗。他不知什么原因，离别才月余，苇仿佛瘦了，更象一株纤弱的芦苇；脸上虽然漾着笑纹，但一直是那么文静明澈的眼睛深处，分明透着几丝淡淡的哀愁。

“方华哥，”冷泉接着嘻嘻笑道，“未来的嫂夫人一定很漂亮吧？美哉，幽谷之兰蕙！对么？不然的话，泉城这么多摩登女郎……”

方华皱皱眉。冷泉醒悟地顿住话头，以为对方反感，或许会把自己才在对方心目中造成的好印象抹去，直后悔起来。

其实方华未留心冷泉的饶舌，他在想其它的事情……回校一个多月了，暑假里耳闻目睹的农民破产、农村经济萧条的情景，还不时搅痛他的心，而与苇的相处更使他难以忘怀。苇是镇上一个被众人称为“秀才”的穷私塾先生的女儿，聪明、善良、娴静。两个人自小一起读书，青梅竹马，



两小无猜……初中毕业后，他来省城考高中，苇舍不得也不敢想像离开故乡，去闯外面的世界，留在镇上完小当了教书先生。但这并没妨碍他俩真诚地相爱。虽然门户不当，虽然没有半文契约。俩人早已约好，他毕业后也回镇完小当教员，完全脱离家庭，两个人结婚，建立自己幸福的小窠。这次回家度假，他谈起国家的危机，说自己毕业后不一定能回家乡工作，虽有些守旧但通晓大义的苇深情地说：“你上哪儿，我都等着你！”可是今天，苇反常地在信中吞吞吐吐说什么，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有早生的白发，眼角添了皱纹。又说做了一个梦，哎呀，不好的梦！……他看信后隐约觉出苇的心事：想提前结婚……

他想着，不禁摇摇头，感叹道：

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！”

他打算近日就给苇写回信，劝她把目光放远大些。同时告诉她有关近来时局的消息（这也是她一直关心的），让她继续利用课堂和家访的机会，向学生们和家长宣传时事与救亡道理……

冷泉又想说什么，看见文冰他们上来了，忙道：

“方华哥，他们来了！……”

青年们聚在一起。文冰先讲了路上遇到的情况。大家才明白他俩迟到的原因。这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但发生在“九一八”纪念日前夕，大家感到特别气愤，老半天没人说话。后来，方华引头，大家又谈起了最近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，从韩主席又处决了几个抽“老海”的，到贩白面的浪人平安无事地被引渡到日领事馆“处置”；从走私的因火车查得严改用汽车偷偷运货，到轰动一时的成都暴乱。

